爱猫人

陈子善

兆平爱猫，苏州画家周矩敏先生画过一幅“兆平爱猫图”，图中兆平笑滋滋坐在藤椅上，左手旁茶几上书刊成叠，右手执一小茶壶，而膝上摊开一书，书上趴着一只乖巧的小猫。这真是逼真的写照，兆平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三样，即书、猫和茶，均已在画中，栩栩如生。

我与兆平是老朋友了，是书友，也是文友，现在又成了猫友，因为我也养猫，而且养猫史还早于兆平。兆平与我在苏州、在上海多次见面，他每年到上海参加国际电影节，就常来寒舍小坐聊天。我们都爱书，爱读书，爱写书，也爱与写书人交朋友，所以我们的话题总不外乎书和书人书事。后来，我们的话题又增加了猫，因为我们都爱猫养猫，爱猫养猫人见面，不谈猫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。

不过，我开始并不知道兆平养猫，他只告诉我他为拙编《猫啊，猫》写了一篇书评，书评写得好，说明他喜欢猫，但我没想到他也养猫。后来读到他的《猫趣生活》《再话猫趣生活》，才明白他不但喜欢而且也养猫，于是我们见面就非谈猫不可了。

兆平的猫，除了调皮可爱，还特别有趣有本事，竟然会自己开门，这显然是兆平调教有方。我曾在一位日本教授家中亲眼目睹一只猫打开房门夺门而去，跃起、开锁、推门……一连串高难度动作短短几秒之内圆满完成，动作之优美令我目瞪口呆。兆平的猫是如何开门的，从他文中的生动描述，好像更是家常便饭，更为轻松潇洒。但眼见才为实，希望今后有机会到兆平府上实地考察一番。当然，兆平的猫已上过电视，成了明星，不由我不信。我已经常提醒我家的猫，要他们向兆平的猫好好学习。

猫咪成了兆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良伴益友，给他增添了无限的乐趣，而兆平全家也猫丁兴旺，其乐融融。我想，猫咪一定会使兆平更加文思泉涌，写出更多关于猫关于书关于人的妙文，我期待着。

“择善而固执之”

——哀公问政之五

白子超

中庸择要

“凡事豫则立，不豫则废。言前定则不跲，事前定则不困，行前定则不疚，道前定则不穷。”

“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获乎上有道：不信乎朋友，不获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：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。顺乎亲有道：反诸身不诚，不顺乎亲矣。诚身有道：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”

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”

前文说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如何实现，最后结语为“所以行之者一也”。那么，接下来就说这个“一”了。为方便阅读，将原文分段。

第一段：任何事情先有准备就能成功，没准备就会失败（“豫”通预）。说话前先有准备就不会不顺畅（“跲”音荚，窒碍）。做事前先有准备就不会困难。行动前先有准备就不会后悔。道路预先确定就不会迷失方向。

上述道理浅白易懂，因为人们都有相关的生活经验。治理天下国家同理，要预先有目标、规划。至于九经，九个方面的准则或任务，每一项都必须预先确立方针、策略、方法，按部就班去实行。

第二段：处在下位的官员不获得上级领导支持，就治理不好民众。获得上级支持有办法：不取信于朋友，就不会获得上级支持。取信于朋友有办法：不顺从父母的心意，就不会取信于朋友。顺从父母有办法：反省自己不真诚，就不会顺从父母。真诚反省自己有办法：不明白什么是善，就不能真诚反省自己（“善”，依孟子说即“良心”，也就是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恭敬之心、是非之心）。

第三段：真诚，是天的运作模式和规律；让自己真诚，是人的生命途径和使命（“诚之”意为使之诚，之为自称代词，即让自己真诚）。真诚的人不努力即可做到善行（“勉”，段玉裁注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凡言勉者皆相迫之意。自勉者，自迫也；勉人者，迫人也。”“中”读第四声，中的之中），不思考即可领悟真理，自在从容即可合乎中庸之道，那也就是圣人啊。所谓让自己真诚，就是选择善行并且永久坚持。

有学者认为，这第三段是《中庸》最重要的几句话，核心概念是“诚”。诚，真真切切，实实在在，是世界自然的状态，其演进发展过程亦如此，古代哲人称其为天道。而人实际上也是天道的一部分，但人与其他物体、其他生命不同。人有头脑，有思想，有无比强大的创造能力。人之道要遵从天之道，这种遵从有被动与主动之分，儒家倡导的是后者。人性的伟大，人格的崇高，人生的尊严，都体现在人的道德主体性上。芸芸众生中，很少人可以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与天道融合为一。他们被称为圣人。孔子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“生而知之”，而实际颂扬的圣人都是“学而知之”者，都是具有道德主体性的人，如尧、舜、禹、汤等。一般人选择善并且永久坚持，是可以让自己真诚的，是可以迈向圣人境界的。

人们从《论语》中深刻感知的是“仁”，从《大学》中深刻感知的是“善”，从《中庸》中深刻感知的是“诚”。用心体会，三者在本质上完全一致，仁就是善，就是诚，而逆命题同样成立。

粉雪假日里的星野度假村

王琪森

“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，便是雪国。夜空下一片白茫茫。”这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小说《雪国》很经典的开头，他以纯真悠逸的笔触展示了时空的视觉性与诗化的禅意性。旅途的感受不仅是长路和远方，有时还有哲理的启迪与心灵的陶冶。

2020年初，也是这样一个岁序交替的时节，我们从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的新千岁机场驱车前行星野度假村，沿途所见是一派莽莽的北国风光、林海雪原。星野度假村是北海道最大的综合性度假村，以“粉雪假日”而成为“网红”级的家庭旅游休闲胜地。我们进入度假村时，已是暮色四合的傍晚，四周安静极了，天地间缥缈着风伴雪花的“咝、咝”声。仰望夜空，清澈静谧，繁星闪烁，月光莹然。两座高耸的双子楼伫立在日高山麓下，与之相依的裙房造型别致而典雅，那不时闪烁的霓虹灯映照着皑皑白雪，给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游客以一种亲切的问候，使这雪国的冬夜显得温馨而安详，不由得使我感到好像走进了法国画家埃米尔·布雷东的雪夜名作《阿图瓦的冬夜》。

第二天清晨，雪后初霁，朝霞满天，我们走过长长的玻璃廊道，前往森林餐厅用早餐。驴友们曾极力推崇这个坐落在一片冰雪世界中的美食之地。四周全是透明的玻璃大窗，室内温暖如春，窗外白雪飞舞，冰雪两重天，跳出三界外。无论是白昼还是夜晚，在这里都能享受绿与白、空与静的视觉饕餮盛宴。特别是玻璃上所凝结的各种各样窈窕奇谲的冰花，使人遐思无限，童心萌动。

我们是坐缆车凌空而上到达度假村的最高点——云海展望台，踏着没脚的积雪，走上270度伸出式天空步道观景台，整个度假村的景色尽收眼底。四周绵亘起伏的群山银装素裹，雪峰壮丽逶迤，一片晶莹梦幻的世界。蔚蓝色的天空中，层层叠叠乳白色的云海，呈现着婀娜的丰姿，把山间的积雪辉映得更加白净通透。而那些山林间的雾凇如玉枝琼花，风情万千，呈现着一种巧夺天工的雕塑之美。自小出生在上海的女儿从未见过这种极致的冰雪景色，高兴地跳了起来：“哇，这雪景真是太美了，像进入了白雪公主的家园。”与展望台相邻的就是全新开发的滑雪道，分为初、中、高级三道。由于山势的自然延伸而没有断层与突出的岩石，因此滑雪的条件相当良好且安全，不时有身穿红、蓝、白、黄等颜色的滑雪者从眼前飞过，尤如一道道彩虹凌空展翅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下午，我们前往水之教堂，踏着厚厚的积雪，不时发出具有金属感的“沙沙沙”声，我好奇地捧起一捧雪，手感如白糖般富有肌理质感。行前做过攻略的女儿告诉我说北海道的雪是得天独厚的粉状雪质。是呵，我曾在冬天到过我国哈尔滨的亚布力、加拿大的班芙洛基山、瑞士的阿尔卑斯山、美国的黄石大峡谷等，那里雪的触质感与北海道的确不同，它好似细沙似乎更适宜滑雪驰骋。唯其如此，北海道的雪原能使滑雪者过把瘾，成为著名的雪场之一。

以“与自然共生”为主题，以“让爱情纯净”为立意的水之教堂，是日本国际著名的建筑家安藤忠雄所设计。它的外观似乎很普通而质朴，但当人们进入后，眼球瞬间会被震撼，情感立即会被升华。整个教堂不大，但简约而精致，正面是由一块长15米、高5米的巨大玻璃组成，形成一览无余的视觉大屏幕，外是一泓清碧的湖水，倒映着四周雪拥的白桦林与浩瀚的蓝天白云，将人与自然一下子融为一体，天人合一、返璞归真。据介绍，每年从5月到11月，情侣们都喜欢把自己的婚礼安排在此，届时巨大的玻璃可以完全打开，从而让婚礼完全在神圣的教堂与壮观的大自然整合中进行，那是何等的浪漫圣洁而令人难忘。为此，女儿感叹地对女婿说：“要是当初我们的婚礼在此举行，那也是很有意义的！”是呵，从日本著名导演岩井俊二在小樽运河边拍摄的《情书》到以白色恋人命名的饼干、巧克力等，北海道可谓是爱情的家园。

北海道不仅是雪国冰原，亦是温泉之乡。入夜，我们前往度假村的木林之汤泡温泉，享受水包皮的休闲舒适。这里的汤质含有多种有益人体的矿物元素，有一定的疗效作用。尤其是在室外的温泉泡汤，面对池边厚厚的白雪，抬头即是满天星光，从而有一种远离尘世、超凡脱俗的意念弥漫心间，在不经意中体验到了一种“澡雪”的精神。泡在暖和惬意的温泉中，沐浴清心，因缘岁序，氤氲时光，这也许是辞旧迎新最好的生命体验。

与你同行（水彩画） 张曼倩

父亲的克制

李 涵

父亲如果在世，应该是一百十二岁了。他仙逝那年，是九十九岁。差不多活了整整一个世纪，可以算是长寿了。

其实父亲的身件远不能说是强壮的。他出生在上海，青年时代在一家公司当职员。每天早出夜归，疲于奔命。一家八口人，蜗居在上海合肥路石库门房子的一处后厢房内。吃饭，睡觉，如厕，均一处。那时只有马桶。一桌人吃饭时，某人急了要如厕，众人就多少会有点不乐意，这时，父亲就会泰然打开无线电，放蒋月泉唱的开篇，使空内的气氛发生了积极的变化。

父亲性格内向，很注意克制自己，无论大事小事，只要发生了，就尽量将不利因素压缩到最低限度，保持冷静。1949年之前，我患伤寒，生命危在旦夕，父亲没有手忙脚乱，而是想方设法，去借了可以买一支盘尼西林的钱，让医师打了针，就是这不失时机的一针，救了我的性命。

父亲在耄耋之年，有一回不慎骨折，住进一家医院。开刀过后，元气大伤，且伤口疼痛难忍。他平素特别讨厌吵闹，最希望得到清静，而他的病房，偏偏住着八个病人，而且整个房间经常有人高声谈笑，也有人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对此，不少家属很有意见，但那些朋友仍然我行我素，毫不理会。在这样的时候，父亲总是劝我们耐心点，不要急，更不要慌。他自己往往微闭双目，且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默默地念着《金刚经》。就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他平静地度过了两个礼拜，康复出院。

父亲对情绪的克制，表现在多种场合，他在晚年，有一次我们几个子女与他一起乘车路过福州路（即过去的四马路）一带，见到一家酒店，他触景生情地说：“这是王宝和酒店，我小时候好几次，你们祖父喝醉了酒，是我到店里，把他扶回家的。”到大世界旁边，又说，“大世界刚建成，伯伯背了我，到这里来玩过，一晃80多年已过去。”眼看父亲沉浸在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中，心情渐渐激动起来，脸色开始泛红。然而，很快，他恢复了平静，缓慢而悠然地讲起一些别的事情来。过了90岁之后，他自觉已经哀老，却仍注意，以散步的方式进行锻炼，尤其是不发火，使自己始终保持心态的平和。甚至在他去世时，也很悠然。不过，有一点，我和弟妹们始终不解。父亲以99高龄去世后，我们将他抬起，欲开门，门却始终打不开，最后是请了工人用铁器将门撬开的。我弟弟是医生，问他这是怎么回事，他呆呆地说：不明白。

万花筒

傅 菲

我使用微信比较晚。2016年3月，北岳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贾江涛老师在电话中对我说：你应该使用微信，联系起来比较方便。贾老师是我系列散文集的责任编辑。她说微信比电子邮件更便捷，也更好沟通。就这样，我使用了微信。

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，我的微信仅有百余好友，也局限于散文界。我也很少看微信，发朋友圈也很少。有一次，诗人熊国太对我说：微友发了朋友圈，你可以点个赞，是一种友好的互动，可以增进友谊。我说，微信圈还有这么多规则？不就是一种通信方式吗？

“规则很多。比如拉黑了某人，意味着断交。微信是个江湖，朋友圈越强大，江湖也越大。”他说。

“太复杂了。我还是不用微信，回到原始状态。”我说。我害怕复杂。

但我还是保留了微信。我发现自己回不去那个状态了——与散文界的联系都在微信进行。微信作为及时、立体的通讯方式和可移动、迅捷的传播方式，确实也带给我工作交流享受。

但也给我带来很多烦恼。微信用了两年，我差不多有微友千余人，天南地北，各行各业，但仍然以文友居多。最大的烦恼是每个星期有从未谋面的写作者，发文档给我，请我“多指点作品”。我自己在写作上还是个半桶水，哪敢指点别人。我也客气地回复。微友便接话说，是不是方便给报刊编辑推荐推荐。我自己还没“出道”，又何德何能去“推荐”？

吉安市有一个写诗的人，因为一起开会，有了相识的缘分。他加了我微信后，每天给我发文档。每次附带很恳切的“留言”：请多多推荐。我不胜其烦，隔了一个月，我把他删除了。还有一个微友，是个老熟人。他每次见我在朋友圈发了有自己作品的刊物目录，就发作品给我，“嘱咐”我推荐给编辑。我解释说，刊物认质量，我这样一个没有话语权的人，自己的作品都难发表，哪有眼力推荐别人？我还郑重其事地说，编辑盼好作品像盼亲人回家一样。老熟人心里有了疙瘩，说我这个人太面硬。我的老实话让人不痛快。

还有四处找编辑邮箱的人，也让我烦恼。编辑私人邮箱虽然不是“八宝箱”，里面没藏着“金银财宝”，但属于编辑“私域”，没有得到编辑授权，不可以外传。这是对编辑的尊重，也是做人的基本常识。找邮箱的人却不这样认为，抱怨我“藏货”、自私，不肯“传帮带”。

我有一个基本判断，凡四处“求推荐”“找邮箱”的写作者，都是急功近利的浮躁之人，不适合写作。但这个话又不能明说。浮躁之人交友原则一般是“猴子掰玉米，掰一个扔一个”。谁有用就结交谁。

朋友圈也有很多微商，发产品广告。我不反感。我知道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。我尊重别人生活所依赖的行业。我最敏感的“广告”是“水滴筹”。我必看。我也偶尔会捐一些，略表心意。我明白，肉身的灾难不会轻易放过我们。

最让我难受的，是朋友圈出现了故人离世的消息。人生无常，各自珍重。我们需要每天对自己说：你好，生活。

微信虽然是一种社交平台，但有社会的伦理。尊重别人，不打扰别人，不以激愤的方式“污染”别人的眼睛，是这个伦理的基石。从微信朋友圈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素养层次和高度。

十日谈

“微友”有礼

责编：杨晓晖

明起刊登一组《在上海过好年》，责编郭影。

夜光杯